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三十四回 盜黨設計放火燒衙 眾匪認供申詳定案

看官知道這無端闖席打人是什麼緣故？原來，李公聽了許國楨口供，怕簽差捉拿反走了風，所以不動聲色，點齊了壯勇，親身帶往，將錢家大院前後圍住。李公本意只想將張招妹搜出，倒不料沙金、沙方一齊在家等死。方才挑捧盒的人一叫蕭起，一叫龔超，是兩個有名的捕頭。拿銅錘的更不必說，自然一定是李公了。當時擒住了陸矮子，蕭、龔二人捆住了沙家兄弟。門外壯勇聽見裡面動手，一齊進來幫助，倒把馬販子、土回回兩個劇賊放走了。李公叫把兩個瞎子引路放出，然後把粉頭鎖上，叫他引路，領到後院，將所有的箱櫃一齊打開檢點，一件件上了清單。又在套間內把張招妹放出，將一千人齊帶回縣。

細軟物件捆載隨，其餘粗重物件，記明數目。正要出門，將大門封鎖，見隔扇後還躲著兩個人，帶出訊問，一係廚子，一係選牲口的小子。李公命一起帶回縣中候訊。街坊聞知此事，爭先恐後地來瞧，把個城隍大街都擠斷了。李公留了四名壯勇在錢家大院前後巡看守，把大門反關，親眼看著將封皮貼上。

俞升已帶同值日班房打轎伺候。城隍廟道士印月過來叩安奉茶，請李公到客堂歇息。李公婉言謝卻，喝了兩口茶，便上轎回衙。

蕭起、龔超押帶一班男女在轎後跟隨。李公剛進衙門，正126要升堂，執帖的稟道：「青縣金大老爺相驗已畢，現方在福海祠拈香。」李公命請到花廳相會，且叫將男女各犯暫行分別嚴押，一面吩咐廚房備席，兼請捕衙黃老爺，本營蔡副爺，本學曾老爺來署晚酌。執帖的領命，分頭備辦去了。少頃，眾官齊集，李公一一迎進花廳，讓坐獻茶，少不得自有一番寒暄酬答，不必細講。

且說張王氏在家聽說女兒已給尋得，歡喜不盡，也顧不得換衣服，急忙的出來，將門反鎖，一逕到衙探聽。找到官媒處等，不待問訊，便一直進去。看見堂屋裡有個年輕的女人在那裡掩面啼哭，張王氏又是喜歡，又是心疼。趕步上前，攔腰的一抱，說道：「我的兒呀，我可想死你了。」那女人不提防，倒吃了一驚。回頭一看，見是個穿孝的婆子，說道：「你是誰？猛咕咕的怕嚇死了人。」原來那女子不是別人，就是沙家弟兄共用的那個粉頭。官媒聽有人叫喊，急忙出來查問。張王氏道：「大嫂方便，求領去見我女兒一面。」官媒道：「看你這說話，沒頭沒腦的。我知道誰是你的女兒？」張王氏道：「我姓張，女兒叫招妹。是今兒大老爺找回來的。」

張招妹在裡邊聽見他母親的聲音，三腳兩步地趕了出來。母女相見，抱頭大哭。正在難解難分，忽聽見一棒亂鑼，街上人聲嘈雜，說是縣衙門後邊火起。官媒趕快將張氏母女分開，將粉頭和招妹都推入裡間，把門扣上，以防意外。張王氏只得出來。見衙門前紛紛亂亂的人，有挑水桶的，有拿撓鉤的，夾著許多燈籠，擁擠擠，都向後而去。張王氏抬頭一看，只見二堂後東北角火光冲天，映得照壁都是通紅的，不由得心內發慌，連聲念阿彌陀佛，說道：「老天爺呀，好端端的，這火是哪裡來的？」要說這火，不但張王氏疑心，就是編書的也是疑心，不用說那看書的，更要疑心了。不能不將這起火的原由細說一回。

原來馬販子同土回回兩個人從錢家大院跳房逃出，就在附近暫為躲避。聽說沙氏弟兄全家被抄，就去找他們伙黨中的一位軍師，姓吳，名調，因他頗有點奸謀狡計，生平以梁山泊的吳用自命，卻又生得身材胖大，所以人都叫他雙料吳用。本是個沒經過院考的童生，餬口無計，就入了沙氏的黨中，為他施謀劃計，居然算無遺策，從鹽梟升到了海盜，羽黨日多，規模漸大，所以口分得意，更加自命不凡。卻不知道沙氏弟兄已經全家被抄。馬販子、土回回兩個上門找他，他還要拿軍師的身分，裝腔做勢，搖搖擺擺地出來。土回回急得說不出話，馬販子將原由始末說給他聽了。

吳調把腳一蹬，說：「罷了，罷了。完了，完了。我早說這城廂裡面不是安身的地方，咱們有這許多船隻，哪裡享用不了？偏要這窩兒送死。」馬販子道：「如今還沒過堂，趁早想個法兒救他，特地來求軍師妙計。」吳調低著頭想了一回，又細問前後的情形，便叫土回回等到天黑的時分，在衙後馬號放火。

馬販子帶領就近的黨羽十餘人，在班房左近趁眾人救火的工夫，一哄而入，將沙氏弟兄搶出。吳調自己趕往城南，預備接應出城。計劃已定，各自分頭幹事。這時候，李公正在花廳陪眾賓宴會。燈紅酒綠，酬酢方酣。忽聽報馬號草房內火起，眾賓客吃一驚，投箸而起。李公就料到是日間逸出二賊的作為。便叫張榮緊守印信，請蔡副爺督同帶來的親兵和本衙壯勇，趕快將監獄班房緊緊看守。又請黃捕廳即速回衙防守監獄。吩咐備房守定案卷，不許擾亂。但傳值日的快皂兩班同馬夫、驛卒，隨同水會救火。那馬號房屋本不高大，又正西北風，所以火勢雖旺，火頭皆向東南竄去。東南是個大空院。吳調枉費了一番算計，僅僅燒去了兩大堆草，一間草房。

剛燒到馬神廟後簷，水龍已經趕到，就澆滅了。前面馬販子看見後面火起，正想動手，忽見蔡副爺帶著兵勇民壯把個班房監獄團團圍守，沒處下手，只得在暗裡叫苦。有一個伙友姓鍾，名篤，外號叫強出頭，性最躁急，卻也能飛簷走壁，仗著武藝，要想衝頭陣，得個異常勞績。打人叢裡挺身一縱，已上了內班房後牆，卻不知道沙氏弟兄拘押在哪裡。探下身去聽風，不想被民壯看見，一撓鉤扎住褲襠，望後一拖，強出頭立腳不定，仰面翻身，從牆上直滾下來。只聽人聲沸然，說道拿住賊了。

蔡副爺命趕緊捆起，派營兵高擎提燈，親身巡查。馬販子見事不濟，望後看，火光又漸漸落下去了，也顧不得救人，帶著一幫伙黨，趁著亂一溜煙走了。李公督看將火救滅，復回到花廳。

金、曾兩位同寅，蔡副爺也押了鍾篤到花廳銷差。李公命交班管看守，請諸位重復入座。眾人也無心飲酒，草草完席，各各告謝而去。

李公送到大堂，單留蔡副爺帶了捕役各處巡查，又叫關上大門，親自周圍看了一遍。便傳伺候，帶齊人犯，立刻在二堂審問。先傳張招妹，問了一遍，知並未被污，獎慰了幾句，叫傳張王氏當堂領回。張王氏叩頭謝恩，又念了許多的佛號，領了閨女下堂去了。又傳許國楨，拍案喝道：「你雖沒有衣衾，也算是唸書的人，怎的通同匪類，更敢忘恩負義，把老師的女兒拐騙，你還能算個人麼？來，先給我重責八十板，還押候辦。」左右不由分說，拖下去如數加刑，打得許國楨殺豬似的叫喊，漸漸聲氣不接，尿溺齊下。八十板打完，已是個半死人了。加上鎖鏈，連拖帶拽，還向班房去了。然後提那粉頭上堂。

李公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娘家姓什麼？」粉頭道：「小婦人是山東人，叫潘小蓮，向跟我爹在邯鄲縣趕店，唱個曲兒度日，被他弟兄強搶到此。我爹不捨，跟到滄州，被那天殺的一腳踢死，就撩在河裡去了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幾時到此地的？」潘小蓮道：「今年五月從邯鄲搶來，一向住在船上。這月初頭才到這裡。」李公道：「你是跟沙金，還是跟沙方？」小蓮聽問，不禁羞得滿臉通紅，說道：「大老爺呀，他弟兄還分嗎？小婦人沒法呀。」

李公聽了，心中也自明白，便道：「他弟兄平日幹的事，你細細說來，本縣可想法兒救你。」小蓮道：「以前的事我不知道。那一天，邯鄲大來店有個布客叫我唱，唱完了就留了。哪知四更來天，他弟兄帶了許多人打進來，把布客殺了，可憐小婦人呀，又沒個衣服，怎麼跑得了，就上了他們的手了。把布客的行李同小婦人都弄到個姓許的家裡。後來他們常常的搶東西，到家來都是給姓鄭的分的。八月，到臨清上船，那就遇見我爹了。不想跟到滄洲，送了他命。後來又調海船上。到山東不知哪地方搶了個當舖，綁了個娘兒們，說是什麼陳知府的少奶奶。在船上玩幾天，忽一日跳海死了。從上月才回到這裡，不想又搶了張家的姑娘。是小婦人看守著他，不然也就糟了。」李公道：「他們有多少人？」小蓮道：「在海上兩隻船，哪只船也夠幾百人。」李公道：「你都認得他們麼？」

小蓮道：「哪裡認得？就是今兒喝酒的，一個叫馬販子，一個叫土回回，捉住的叫賽黃英，那都是頭兒腦兒的。還有個先生叫吳調，有個會浮水的褚祥，是常來的。旁的都不知。」李公命他畫了供，暫且帶下。

叫帶沙氏弟兄上來，李公喝道：「你等幹得好事！給我從實供來，免得動刑。」兩人低了頭都不言語。李公叫招房把潘氏的口供念給他倆聽，招房便朗朗的念了一遍。李公道：「你倆聽見沒有，這事可都有的？」沙金對他兄弟說道：「罷了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老實說了罷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便說道：「潘氏供的都是實話。也不必說了，求大老爺定罪罷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同伙的共有多少？現都在哪裡？給我一一供來，本縣當設法救你。」沙金道：「同伙的就是潘氏供的這幾位，此外沒有了。」李公道：「你這個人太不知好歹。本縣有心救你弟兄，所以問你同伙。要能將他們供出，便可開脫你倆的罪名。」沙金道：「實是再沒了。」李公道：「料想要不動刑，你是不肯招的。」命取夾棍過來，左右答應，齊聲吆喝。皂役取了兩副夾棍，將沙氏弟兄鞋襪去了，先把左足套上，李公又問道：「你既明白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怎的情甘受刑，不肯供招？我勸你直說了罷。」弟兄二人齊聲叫冤，不肯直供。李公將驚堂一拍，說聲「收」，左右齊聲吆喝，用刑的將繩收緊，三收三放，兩人咬牙熬忍，仍是不招。李公命釘上鑱銬，同陸矮子一並收禁。

將潘氏交官媒發賣，餘賊委捕廳督同差役前往查點造冊，暫行寄庫，再候移行各處，傳失主認領。錢家大院房屋查封入官，廚子和溜牲口的小子，訊係本地窮人，無為匪情事，每人重責五□板暫押，候取具妥保釋放。

發落已畢，命押鍾篤列案訊問。李公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」

鍾篤道：「小的山東登州府人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在此什麼勾當？是誰指使你放火？」鍾篤便把馬販子等與吳謂怎樣定計，怎樣放火，馬販子打算怎樣劫牢，自己怎樣上房被獲，一一供認。

李公道：「現在他們這幫人在哪裡？」鍾篤道：「原本定在南門外會齊。想必是還在那邊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們同伙有多少人？」

鍾篤道：「我強出頭向不說瞎話。早路上八□人，是小沙統轄的。水路上六百多人，是大沙統轄的。現在水路朋友有一多半在山東，在這兒只百□來人。」李公又問他歷來所犯案件。那強出頭卻倒知無不言，一起起的都供了。招房握管疾書，供畢寫完，又念一遍給他聽了，叫他畫了押，打上手印，也命釘鑱收禁。又叫請蔡副爺帶著勇丁並蕭起、龔超，連夜追拿馬販子等，務獲究辦，然後退堂。將沙匪就擒，餘黨尚多，亟宜剿辦情形通詳各憲，無庸細說。

且表那馬販子等見事不成，連忙分散，陸續扒城而出，到南門外會齊。找著了吳謂，告訴他前後情節。吳謂跌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不必管他娘罷。此地萬難存身，趕快逃命要緊。」

一幫人齊往海邊而去。剛剛動身，見南門下火把齊明，提燈高照，知是官兵追到，便沒命的往前跑。海邊船隻本已備妥。大眾一同上船，扯起篷，順著西北風便開向山東去了。這邊蔡副爺帶兵役追趕，哪裡跟得上？到岸邊一看，煙水瀾漫，並無人影。只見殘蘆枯荻，瑟瑟鳴風，怕有匪人藏躲在內，使命縱火焚燒。風狂燄烈，頃刻間蔓延數里，照得海水通明雪亮。看燒完了，並沒有人，只得帶了兵役回城去了。後來，吳謂等眾到山東，糾合同黨，共推馬販子為首，通同捻匪，大肆猖獗，搶官署，拒官兵，沙金等正法之日，來劫法場。被李公設計拿住，均詳在二集。這初集算已完卷。有一首詩，也是個科甲朋友作的，就照本謄錄，做個煞尾：

詩曰：

海陬小試笑牛刀，鋤暴安良安憚勞。

聽說而今燕水土，猶傳逸事話漁樵。